

中国现代

小说

名家名作原版库

# 桂公塘

郑振铎

著

桂 公 塘

郭 沫 若 著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 中国现代小说名家名作原版库 ·

# 桂公塘

● 郑振铎

据商务印书馆一九三七年初版排印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 序

具有现代意义的小说端始于五四。

所谓现代小说，含有时间与性质两层涵义。时间，是指五四至建国那一历史时期；性质，是指主题与艺术形式。

相对于中国的传统小说，五四以后的小说，有着截然不同于以往的特征。大体上说，就叙事方式而言，以性格小说取代了情节小说；以多元叙述模式取代了单一叙述模式；以西方短、中、长篇小说的体式取代了传统的章回、话本与笔记小说。尤为重要，是观念上的变革。五四时期的小说家们揭橥了「为人生」与「改良社会」的宗旨。在他们的笔下，主体形象不再是封建社会的上层人物，而是被压迫的农民、工人与知识份子了。这些，对于中国的传统小说，无疑都是天翻地覆，闻所未闻的。

这是纵向的断裂。横向比较，相对于西洋小说，五四以后的中国小说，本质上是移植。「属于欧洲的文学系统」。（郁达夫语）这一系统发展到二十世纪，流衍为两支。一是现实主义，一是现代派，构成了二十世纪小说主潮。中国的现代小说主要地承袭了现实主义手法，并在短期内与世界文学接轨，成为世界文学的一支。

可惜，历史留给中国现代小说家的时间，过于短促，不过短短的三十个年轮，从而不可避免地使这一时期的小说家们，对于西洋小说，更多的还是学习与借鉴，即使在成功小说的背后也往往笼罩着西洋的暗影。尤其是对西方现代派小说的学习与实践，囿于国情，相对于现实主义流派，更见薄弱，举其成功者，在中国的现代小说中也只有新感觉派一支。对中国的小说传统，五四以后，小说家们采取的是决裂态度，将污水与婴儿一同泼掉，到了四十年代，方引起注意。但是，无论如何，中国的小说，在短暂的三十年里，毕竟现代化了，并且贡献出鲁迅、茅盾、巴金、老舍那样的小说大师，不仅丰富了中国也丰富了世界文学宝库，至今仍蓄孕着深厚的文学价值与社会再认识价值。有鉴于此，将这一时期的小说，汇编付梓，或不是无谓之举。

1992年，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决定出版《中国现代散文名家名作原版库》，我受其委托，选编了三十种，现在又受其委托，仍选编三十种。原则上一如其旧，一为名家，一为名作，这里就不噜嗦了。

需要申明的是，由于体例与字数的限制，入选的三十种，只选中、短小说，每位作家只选一种，这样，不可避免地会有遗珠之恨。倘有可能，我还是愿意把这项工作继续下去，至少再承担一次长篇的遴选。因为这样的工作，可以免去许多读者的翻检之劳。当然还有其他。比如，

我们现在选择干部，常说「开放型」，这一准则，对于小说，它的研究与创作，也完全适用。所谓开放，不单纯是横向，也应该是纵向。而且，在现、当代小说之间原本没有界

限，却人为地长期划了一道鸿沟，乃至在许多问题上重复劳动、数典忘祖，而又津津乐道，不知早已为前人所做，所云。当然，这些话，今天再说，早不新鲜。我之所以重复，无非是强调这个问题的重，这或者要被讥为「菜刀不削自己的柄」。但无论怎样，新巨人总要站在老巨人肩上，才能更高一点。何况见贤思齐呢？

王彬

一九九三年七月十二日

一九九五年三月二十三日重写

郑振铎（1898—1958），祖籍福建长乐，生于浙江永嘉（今温州）。笔名西谛、C. T.、郭源新等。

郑振铎是卓有成就的学者。他在文学史、文学批评、艺术史、文献学、考古学等领域，都做出了开拓性的研究。他所著述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中国通俗文学史》便是早有定评的代表当时国内最高研究水平而且至今不见落伍的学术专著。郑振铎也是中国现代颇有特色的散文家与小说家。著有短篇小说集《家庭的故事》、《取火者的逮捕》与《桂公塘》。惜乎为他的学术成绩所障掩，而道及甚少。

《桂公塘》初版于一九三七年六月，收有三篇历史小说，即《桂公塘》、《黄公俊之最后》与《毁灭》。这三篇小说写于日寇入侵，民族存亡之际，故郑振铎截取了文天祥、黄公俊、阮大铖三位历史人物的人生片断，对前两位历史人物讴歌揄颂，对后者鞭挞讥刺，表现了作者鲜明的态度。这三篇小说在中国现代作家所写的历史小说中都可以说是上乘之作，但比较而言，《黄公俊之最后》似乎艺术性更好些，人物形象也更质朴凸现。读郑振铎的历史小说，真如同摩挲一只古鼎，赏鉴一株老梅，是可以品味出一种强健、朴秀和诚笃风致的。

# 书 目

- 一、鲁迅：《呐喊》
- 二、杨振声：《玉君》
- 三、李劫人：《好人家》
- 四、郭沫若：《塔》
- 五、许地山：《危巢坠简》
- 六、张资平：《不平衡的偶力》
- 七、叶绍钧：《线下》
- 八、郁达夫：《寒灰集》
- 九、茅盾：《春蚕》
- 十、王统照：《春雨之夜》
- 十一、郑振铎：《桂公塘》
- 十二、老舍：《月牙集》
- 十三、刘呐鸥：《都市风景线》

十四、冰 心：《超人》

十五、废 名：《竹林的故事》

十六、柔 石：《二月》

十七、丁 玲：《在黑暗中》

十八、沙 汀：《兽道》

十九、艾 芜：《南行记》

二十、巴 金：《发的故事》

二十一、施蛰存：《将军底头》

二十二、赵树理：《李有才板话》

二十三、张天翼：《速写三篇》

二十四、蹇先艾：《酒家》

二十五、徐 汙：《鬼恋》

二十六、吴组缃：《西柳集》

二十七、萧 红：《旷野的呼唤》

二十八、穆时英：《白金的女体塑像》

二十九、孙 犁：《荷花淀》

三十、张爱玲：《传奇》

# 目次

|              |     |
|--------------|-----|
| 桂公塘 .....    | 一   |
| 黄公俊之最后 ..... | 五六  |
| 毁灭 .....     | 一〇〇 |

# 桂公塘

天地虽宽靡所容！

长淮谁是主人翁？

江南父老还相念，

只欠一帆东海风。

——文天祥·旅怀

——

他们是十二个。杜浒，那精悍的中年人，叹了一口气，如释重负似的，不择地的坐了下去。刚坐下，立刻跳了起来，叫道：

「慢着！地上太潮湿。」他的下衣已经沾得淤湿了。

疲倦得快要瘫化了的几个人，听了这叫声，勉强的挣扎的站着。背靠土墙上。一地的湿泥，还杂着一堆堆的牛粪，狗粪。这土围至少有十丈见方，本是一个牛栏。在

这兵荒马乱的时候，不知那些牛只是被兵士们牵去了呢，还是已经逃避到深山里去，这里只剩下了空空的一个大牛栏。湿泥里射出很浓厚的腥骚气。周遭的粪堆，那臭恶的气味，更阵阵的扑鼻而来。他们站定了时，在静寂清鲜的夜间的空气里，这气味儿益发重，益发难闻，随了一阵阵的晚风直冲扑面来。个个人都要呕吐似的，长袖的袖口连忙紧掩了鼻孔。

「就歇在这土围里，今夜？」

杜浒无可奈何的问道。

「这周围的几十里内，不会有一个比这个土围更机密隐秘的地方。我们以快些远离这危险的地带为上策，怎么敢到民家里去叩门呢？冷不防，那宅里住的是鞑子兵呢。」那作为向导的本地人余元庆也许又仔细的叮嘱道。

十丈见方的一个土围上面，没有任何的蔽盖。天色蓝得可爱。晶亮的小星点儿，此明彼灭的似在打着灯语。苗条的一弯新月，正走在中天。四围静悄悄的，偶然在很远的东方，似有几声犬吠，其声凄惨的像在哭。

露天的憩息是这几天便过惯了的，倒没有什么。天气是那么好。没有一点下雨的征兆。季春的季候，夜间是不凉不暖。睡在没有蔽盖的地方倒不是什么难堪的事。所难堪的只是那一阵阵的腥骚气，就从立足的地面，蒸腾上来，更有那一阵阵的难堪的粪臭气浓烈的夹杂在空中，薰冲得人站立不住。

「丞相怎么能睡呢，在这个齷齪的地方？」杜浒躊躇道。

文丞相，一位文弱的书生，如今是改扮着一个商人，穿着蓝布衣裤，腰系布条，足登草

鞋。虽在流离颠沛之中，他的高华的气度，渊雅的局量，还不曾改变。他忧戚，但不失望。他的清秀的中年的脸，好几天不曾洗了，但还是那末光滑。微微的有些愁容；眉际聚集了几条皱纹；表示他是在深思焦虑。他疲倦得快要躺下；但还勉强的站立着。他的手扶在一个侍从的肩上。足底板是又酸痛，又湿热；过多的汗水把袜子都浸得湿了。有点怪难受的苦楚。但他不说什么，他能够吃苦；他已经历过千辛万苦；他还准备着要经历千百倍于此的苦楚。

他的头微微的仰向天空。清丽的夜色仿佛使他沉醉。凉风吹得他疲劳的神色有些苏复。——虽然腿的小肚和脚底是仍然的在酸痛。

「我们怎么好呢？这个地方没法睡。总得想个法子。至少，丞相得憩息一下！」杜浒热心地焦急着说道。

文丞相不说什么；依然的昂首向天。谁也猜不出他是在思索什么或是在领略这夜天的星空。

「丞相又在想诗句呢，」年轻的金应悄悄的对邻近他身旁的一个侍从说。

「我们得想个法子！」杜浒又焦急的唤起大家的注意。

向导的余元庆说道：「没有别的法子，只能勉强的打扫出一片干净土出来再说。」

「那末，大家就动手打扫，」杜浒立刻下令似的说。

他首先寻到一条树枝，枝头绿叶披纷的，当作了扫帚，开始在地上扫括去腥湿的秽土。个个人都照他的榜样做。

「你的泥水溅在我的脸上了！」

「小心点，我的衣服被你的树枝扫了一下，沾了不少泥浆呢。」大家似乎互相在咆哮，在责骂，然而一团的高兴。几乎把刚才的过分的疲倦忘记了；孩子们似的在打闹。

不知扫折了多少树枝，落下了多少的绿叶，他们面前的一片泥地方才显得干净些。

「就是这样了罢，」杜浒叹了一口气，放下了他的打扫的工作。不顾一切的首先坐了下去。

一个侍从，打开了文丞相的衣包，取出了一件破衣衫，把它铺在地上。

「丞相也该息息了，」他怜惜的说道。

「诸位都坐下了罢，」文丞相蔼然和气的招呼道。

陆陆续续的都围住了文丞相而坐。他们是十二个。

年轻的金应道：「我觉得有点冷，该生个火才好。」

「刚才走得热了，倒不觉什么。现在坐定了下来，倒真觉得有些冷抖抖的了。」杜浒道。「得生个火，我去找干树枝去。」好动的金应说着，便跳了起来。

向导，那个瘦削的终年像有深忧似的余元庆，立刻也跳起身来，挡住了金应的去路，严峻的说道：「你干什么去！要送死便去生火！谁知道附近不埋伏着鞑子兵呢？生火招他们来么？」

金应一肚子的高兴，横被打断了，咕嘟着嘴，自言自语道：「老是鞑子兵，鞑子兵的吓唬人！老子一个打得他妈的十个！」然而终于仍坐了下去。

「鞑子兵不是在午前才出来巡逻的么？到正午便都归了队。夜间是不会来的。」杜浒自己宽慰的说道。

「那也说不定。这里离瓜州扬子桥不远。大军营在那边，时时有征调。总得格外小心些好。」瘦削见骨的脸上露出深谋远虑的神色。

文丞相只是默默的不响。眼睛还是望着夜天。

镰刀似的新月已经斜挂在偏西的一方了；东边的天上略显得阴暗。有些乌云在聚集。中天也有几朵大的云块，横互在那里。不知在什么时候出现的。

晚风渐渐的大了起来。土围外的树林在簌簌的微语，在凄楚的呻吟。

## 二

沉默了好久。有几个年轻人打熬不住，已经横躺在地上熟睡了；呼呼的发出鼾声来，金应是其一。他呼噜呼噜的在打鼾，仿佛忘记了睡在什么地方。

文丞相耿耿的光着双眼，一点睡意也没有。他的腿和脚经了好一会的休息，已不怎么酸楚了。

他低了眼光望望杜浒，那位死生与共，为了国家，为了他，而牺牲了一切的义士，杜浒的眼光恰恰也正凝望着他。——杜浒那一刻曾把眼光离开了他所敬爱的这位忠贞的大臣呢。

「丞相。」杜浒低声的唤道：「不躺下息息么？」他爱惜的提议道。

「杜架阁，不，我闭不上眼，还是坐坐好。你太疲乏了，也该好好的睡一会儿。」

「不，丞相，我也睡不着。」

文丞相从都城带出来的门客们已都逃得干干净净了，只剩下杜架阁是忠心耿耿的自誓不离开他。

他们只是新的相识。然而这若干日的出死人生患难与共，使得彼此的肺腑都照得雪亮。他们俩几成了一体。文丞相几乎没有一件事不是依靠架阁的。而杜架阁也尝对丞相吐露其心腑道：

「大事是不可为的了！吴坚伴食中书，家铉翁衰老无用，贾余庆卑鄙无耻；这一批官僚们是绝对的不能担负得起国家大事的。只有丞相，你，是奋发有为的。他们妒忌得要死，我们都很明白。所以，特意的设计要把你送到鞑子的大营里去讲和。这魔穴得离开，我们该创出一个新的有作为的局面出来，才抵抗得了那鞑子的侵略。这局面的中心人物，非你老不成。我们只有一腔的热血，一双有力的手腕。拥护你，便是为国家的复兴运动而努力。」

丞相不好说什么，他明白这一切。他时刻的在罗致才士俊侠们。他有一支子弟兵，训练得很精锐；可惜粮饷不够——他是毁家勤王的，——正和杜浒相同。人数不能多。他想要先把握住朝廷的实权，然后徐图展布。彻底的来一次扫荡澄清的工作。然而那些把国家当作了私家的产业，把国事当作了家事的老官僚们怎肯容他展布一切呢。妒忌使他们盲了目。「宁愿送给外贼，不愿送给家人」，他们是抱着这样的不可告人的隐衷的。文天祥拜

左丞相的谕旨刚刚下来，他们便设下了一个毒计。

蒙古帅伯颜遣人来邀请宋邦负责的大臣到他军营里开谈判。

这难题困住了一班的朝士们，议论纷纷的没有一毫的定见。谁都没有勇气去和伯颜谈判。家铉翁是太老了，吴坚是右丞相，政府的重镇，又多病。也不能去。这难题便落在文天祥的身上。他是刚拜命的左丞相，年刚气锐，足以当此大任。大家把这使命，这重责，都想往他身上推。

「谁去最能胜任愉快呢？」吴坚道。

「这是我們做臣子的最好的一个效力于君国的机会，我倒想请命去，只可惜我是太老了，太老了，没有用。」家铉翁喘息的说道，全身喘息在东边的一张太师椅上。

「国家兴亡，在此一举，非精明强干，有大勇大谋的不足以当此重任，」贾余庆献谏似的说，两眼老望着文天祥。他是别有心事的，文天祥走了，左丞相的肥缺儿便要顺推给他享受了，所以他怂恿得最有力。

朝臣们纷纷的你一言我一语的都互相在推委，其意却常在「沛公」。

那纷纷营营的青蝇似的声响，都不足以打动文天祥的心。在他的心里正有两个矛盾的观念在作战。

他不曾预备着要去。并不是退缩，怕事。他早已是准备着为国家而牺牲了一切的。但他恐怕，到了蒙古军营里会被扣留。一身不足惜，但此身却不欲便这样没有作用的给糟蹋掉。

当陈宜中为丞相的时候，伯颜也遣人来要宜中去面讲和款。那时天祥在他的幕下，再三的净谏道：

「相公该为国家自重。蒙古人不可信。虎狼之区万不宜入。若有些许差池，国家将何所赖乎？」

宜中相信了他的话，不曾去。

如今这重担是要挑在他自己的身上了，他要为国家惜此身。他要做的事比这重要得多。他不愿便这样轻忽的牺牲了。他还有千万件的大事要做。

他明白自己地位的重要，责任的重大。他一去，国家将何所赖乎？杜浒，他的新相识的一位侠士，也极力的阻止他去，劝他不要以身入虎口。杜浒集合了四千个子弟兵，还有一腔的热血，要和他合作，同负起救国的责任。也有别的门客们，纷纷扰扰的在发挥种种不同的意见。但他相信，纯出于热情而为远大的前途作打算者，只有一个杜浒。

然而，他在右丞相吴坚府第里议事时，看见众官们的互相推委，看见那种卑鄙龌龊的态度，临难退缩，见危求脱的那副怯懦的神气，他不禁觉得有些冒火。他的双眼如铜铃似的发着侃侃的恳挚的光亮。他很想大叫道：

「你们这批卑鄙龌龊的懦夫们呀，走开，让我前去吧！」

然一想到有一个更大的救国的使命在着，便勉强的把那股愤气倒咽了下去。他板着脸，好久不开口。

但狡猾如狐的贾余庆，却老把眼珠子溜到他身上来，慢条斯理的说道：